

一幅两格漫画,让人笑得喷饭。
漫画的第一格是:一位男士拿着笔问台下三位先生:“谁来画龙?”结果,几个人都背转身去,装着没听见。第二格是:男士请人画好龙之后,拿着笔问:“谁来点睛?”这几位先生立即举手回应,其中一位还用力将身边的人推开,生怕别人抢走了机会。这幅漫画的意思很明白:有的人最喜欢做付出少、得到多的工作,却不愿意干那些需要付出心力却可能默默无闻的事。如果我们引申一下,“画龙”是雪中送炭,“点睛”是锦上添花。

其实,生活中最值得尊敬的还是那些愿意“画龙”的人。

高中时我在一所乡下中学读书,其他几门功课都不错,无论小考、大考,拿八九十分是家常便饭,唯独英语不好,及格都成了奢望。英语成绩差,有个人因素,下的功夫不够,但也有一个特殊因素,初中时期我们只上过两节英语课,高中一年级也学得特别肤浅,高二转了学,老师水平挺高,也极其敬业,但我确实不太适应。某个周末,我一个人坐在学校院子里的树下读书,刚从别的班下课的英语老师看到我,就说:“要是知道你没回家,我会喊你来听课。”这

不妨先去“画龙”

游宇明

句话极其平常,估计老师也早已将它忘了,却感动了我一辈子。

一位朋友写作有年,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了数百万字中短篇小说,出版了好几部小说集,有的重印达到了两位数,但无法升正高级职称。在校内评教授吧,单位不认为文学作品是科研成果,没有足够的科研分;去省里评一级作家吧,所有条件都可以满足,他所在的岗位也符合“对岗申报”的职称政策,但过程很不顺利,朋友自然不会认为这是谁故意跟他过不去,毕竟这样的事在单位没有先例可循,要破个例实在需要勇气。一位学生时期的挚友特别心疼他,关键时刻做通相关人士的工作,同意其参加文学创作系列职称的申报,朋友的正高问题就此解套。

邻居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大学生,高级工程师,他工作十来年之后碰上了福利买房。单位卖给他的一套房子需要一万五千多

元,他手头只有七千元,还缺一半。怎么办?姐姐妹妹都在农村,她们平常的日子过得紧张巴巴,向她们借钱不现实;找同事、朋友借吧,大家都在买房,也不见得有余钱,因此便想让双方的父母代其借钱。两边的老人都极热心,两三天就凑齐了需要的资金。几天后,他跟一位老同学散步,同学问:“听说你们单位在卖福利房,你手头的钱够吗?不够的话,我借给你。”他没跟这位同学讲过买房的事,那位同学不知道他曾发动家里的老人凑钱,同学的仗义让其心生暖意。

我与我的朋友、邻居都是平民百姓,一辈子没为周围人办过什么事,这些人主动为我们“画龙”,并非希望得到什么回报,而是觉得身边人遇到了困难,他们得伸以援手。我们三人后来都在专业上做出了一些成绩,但我们有个共同的认知:自己获得的一切,并非完全由于个人的努力,其背后有父母的长期支撑、老师的用心教育、朋友的真诚相助。没有那些愿意俯下身子为我们“画龙”的人,我们的今天很可能是另一番模样。

生活证明了一个事实:许多时候,“画龙”比“点睛”更能托举一个人的生命!

中国在味道方面有句概括性的话:南甜、北咸、东辣、西酸。我没想通,宁波是南吧?不算北吧?可是宁波人的传统食物怎么如此之咸?端上桌的咸味居多:臭冬瓜、苋菜梗、咸呛蟹、蟹糊、咸泥螺、醉螃蟹、咸菜大汤黄鱼、醉毛蚶、乌贼蛋、暴盐海鳗、虾酱、龙头烤、咸虾皮……还有咸菜,所谓“三日不吃咸齑汤,两脚有酸气汪汪”!咸齑就是咸菜。光是这个咸菜,宁波就有雪里蕻咸菜、白菜咸菜和生白菜咸菜三种。

我们隔壁的那条石库门弄堂只有35家门牌号码,住在弄堂前头3号的是宁波阿娘,她的天井里有三只宝贝:臭卤瓮,专门用来腌制浸泡臭冬瓜、苋菜梗,带壳的花生、带壳的毛豆……每当3号阿娘打开臭卤瓮要夹一点苋菜梗吃,尤其是要换一换瓮里已经不够浓的卤汁,强烈的臭气立刻四散,臭气真个是熏天啊,一臭臭了一条弄堂。住在弄堂尾的35号老头问:现在是在中午,哪能有人刷马桶?

可是,每当闻到这臭味,好几个心领神会的宁波籍邻居便会拿了碗,去敲3号门的铜环,问阿娘讨一点臭卤,或者讨几块臭冬瓜。他们站在臭卤瓮旁久久不肯离去,觉得那气味再香不过了。3号阿娘看到有人欣赏她很是心满意足,提醒道:过饭顶煞格!

哦哟哟,一家欢喜多家愁。臭和香,还有什么固定的含义吗?为什么老早的宁波人把菜烧得那么咸?要晓得老一辈宁波人穷困,他们把小菜叫做“下饭”,菜烧得咸,叫吃饭的家人咸得吃不消,当然不会细嚼慢咽,快速就把一口白饭带下肚去,“下饭”的目的达到了,省菜的目的也达到了。倘若端上来的是一大盆海鲜,孩子们一定是细细品尝那份甜嫩,怎么舍得囫囵吞枣?

那年月,手头很紧张的宁波大人会提醒小人:多吃莫吃,大家吃吃。然而客人来了,还是会留下客人,请喝老酒请吃饭。不过,主人会老老实实说一句:“下饭嚟高,饭吃饱。”现如今,你到宁波去探亲,宁波人则会请你到饭店吃海鲜,他们还是说“下饭嚟高,饭吃饱”——那已经是一种谦辞了。

有人认:广东人的发达是靠吃出来的,宁波人的发达是靠节约出来的,主要是节约在嘴上。如果真是那样倒是对应了一个成语:开源节流。不同的是一方负责开源,一方负责节流。

很多上海人把宁波人叫成“咸骆驼”。我困惑,骆驼跟咸有何关系?“沙漠里没有盐,宁波城没有骆驼;如果叫成“咸黄鱼”“咸带鱼”,倒还说得过去的,那些鱼是整天泡在咸咸的海水里,咸的。于是我请教《宁波方言词典》。有了:“咸骆驼”喻指吃菜偏咸的人,比如:依该人真道话是咸骆驼,介咸咯墨还要酱油。

3号阿娘早就走了,那条石库门弄堂早就动迁了。如今的宁波人烧菜,味道已经不是重咸,而是以鲜为主,鲜咸鲜咸,吃饭时偶尔才有虾酱蟹糊上桌,点缀点缀,不像有的北方地区,至今坚持死咸死咸不动摇。其实,宁波也是出产甜品的:水晶油卷、麻糍、米馒头、三北豆酥糖、龙凤金团、米鸭蛋、青团、水塔糕、灰汁团等等。

新的早晨

柴惠琴

醒了两次了。很单纯的低烧。第一次醒来没有喝水,水杯有点远。看了一眼时间,凌晨一点多。继续睡觉。梦见喝了

过梦里总是有办法解决一切问题。喝着喝着,似乎还有火在烤,热醒了。要喝现实的水。杯子被努力伸展的手臂重重磕在玻璃面板上,几乎以为今晚又要很突然地弄破一只杯子。

我在想,在不注意的时候,杯子里剩下的水会不会滴答作声。热得难受,也迷糊。在我重新闭上眼睛,感受呼吸和心跳的频率时,一个新的早晨已经从窗帘的缝隙里泻进来一缕光,还有隐约的,类似鞭炮的声音在远处。

今天是个好日子,中午有人做寿,晚上有人办婚礼,还有我顺带着过结婚纪念日。再过几天,江南的很多村庄就要过传统的节日了。而这些天也比以往的冬天要暖和许多。

十日谈 明起请看一组《开学以后》,责编:殷健灵。

春天宜动 责编:沈琦华




春之祭 (纸本设色) 陈 蕾

老掉牙是我一个朋友的绰号。多数人都不敢当着他的面这样叫,我却叫,不但叫,还时时把他这个绰号发扬光大。私下里,我太喜欢这个人了,他明明是一个收旧书的,却喜欢标榜自己是

收旧书的老掉牙

詹政伟

搞收藏的,谁不腰缠万贯呢?他是那种嬉皮笑脸之中暗藏着玄机的人,貌似玩世不恭,实则却充满着机灵和智慧,他清醒,讨厌无聊,在不动声色中,喜欢看你的窘相;他爱慢生活,在走走停停中,将沿途的山山水水尽收眼底。他游山玩水,却老是以收旧书的名义。他每到一地,总是兜兜转转地寻觅着那些泛黄、脆弱的旧书,指望从中抠出金银财宝来。

他说过一句经典,我不知道什么是正能量,什么又是负能量,正负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?凡是能叫内心得到滋养的,都是好能量。

别人很想知道他的大名,但他总是婉拒,说叫我老掉牙吧,叫着亲切,别人也都知道,我是一收旧书的,老古董一枚,和书打着交道,就不服老,因为任何书,都是常看常新的。

后坝水泥桥板上,分摊两排晚梗,稻穗略青,秸秆已软。于一旁挑挑拣拣的正志朗声说道,稍青籽黄开镰最好,不脱粒,不散粒,再晒几个太阳,就好拍打了。这种无师自通的耕获经验,实则得益于历代先民的口授心传。《齐民要术》所谓“早刈米青而不坚,晚刈零落而损收”道尽收获其时,恰到好处之至理。言不虚传,确为农耕精髓之集大成者。正志曾经做过生产队长,未必通古籍,但简单质朴的劳作方式毕竟古今脉传。

被问及为何不使用轻便的竹具,正志啧啧着,抱怨存放农具之室低矮潮湿,保管不善,致使多件铁钯锈蚀,不堪大用。正志一边翻着稻草,一边揩着额角渗出的细密汗珠,惋惜之情,溢于言表。眼前的连枷,乃正志花了一个下午的时辰赶制而出,制作当然比不得专业匠人的精致。不过,粗柄厚板,力大势沉,拍禾落穗或有事半功倍之效。

正志居于我家东巷而南,和三舅家是邻居,相处亦佳。他们两家自留地紧挨,故而舅父舅母西去后,园地俱为正志莳弄弄盘摸。也不过一两分地,无须兴师动众,劳烦机械收获。是以,他们夫妇二人以原始的方式收稻获粮,亦不失嘉实入仓廩之洒脱。

虽是一柄乡村凡俗农具,连枷的渊源实在不容

连枷

李明官

小观。始于春秋,成于盛唐的连枷,一直在厚重的农历里和我们遥遥相望。“霜时天气佳,风劲木叶脱。持穗及此时,连枷声乱发。”虽则彼时的连枷为单棍或双棍,形制与而今有异,但物候节令,村舍场圃,劳动情状,一何相似。倒是元代《王祯农书》所载愈发切近:“连枷,击禾器。……其制用木条四五尺,阔可四寸。又有以独挺为之者。皆于长木柄头造环轴,举而转之,以扑禾也。”其情也笃,其景也真,远隔着七百年的稻场,回望邃远浩博的农事,我们耳畔犹自回旋着清脆的拍击之声。

我们家废旧的猪圈里,依然横着一柄坚实的连枷。笔直的竹柄,首尾及中间部位各有一圈黄黑之纹,乃烟熏火燎修整所致,故里谓之“捩”。赵万庄集镇的石桥头,有一竹器行,兼售篱子和各种锹钯的柄。雪亮的篾刀,猩红的火舌,最先逼人眼帘。对那些青皮竹柄,尤其是弯曲者,须先削净毛刺,复以文火烧烤关节,至软,渗汁,凉水泼浇,一头置于凳上的铁环内,俯身压直,一袋烟的时辰,大功告成。此种直柄之法,里人亦称“醒”。虽然皆为



做出来的。乒乓球,看似简单的运动,其实是一项需要静的思考,甚至做梦才能领会到的心智运动。

“就是好动,上课小动作不停!”春节给中学班主任拜年,如今已是两鬓挂霜,眼角爬满鱼尾纹的我,还是会被记忆力饱满的郑惠珍老师“训话”。上课动不够,下课还要动。小学里玩刮四角片、打弹子、抽陀螺、跳绳,中学爱踢足球、排球打二传、游泳四项全能……总之,只要是体育运动,我样样喜欢,也总能玩出点名堂来。

儿时好动,从来就不是什么坏事。手动脚动,脑动心动。阳光的、积极配合的和行动力强的孩子,人见人爱。只有当下,爱动又可爱的孩子,太稀罕,都被手机和iPad给坑没了?那些乱动瞎动、动辄无理取闹的熊孩子,随处可

见。至于见人也无动于衷、不动容微笑又不爱打招呼、动不动就拿起手机一动手不动的,真想追问其父母,是怎么管教的。

话说回来,老而好动,如何?动什么?怎么动?我看还是应该实事求是,因人而异吧。从多动到少动,最后彻底不动。向死而生地优雅老去,可以“动生阳,阳生气,气生血”,此乃养生之道。也可以“静生定,定生慧,慧至从容”,百动不如一静,不老传说。有人,动身涉千里,却满心褶皱,不起涟漪。也有人,动心不动身,照样心怀天下,情满乾坤,壶中日月长。动与静,生与死,谁与评说?

痴迷于一项运动而为之感动,“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,人的一辈子,自会精彩。隔一天打一次乒乓,过两天写

我的“春运”

吴四海

“春运”,像中国人的文化基因,一年一度,生生流转。我的“春运”,是春天的运动,不仅仅限于乒乓,还有快走、健身和游泳。既有不爱时间、对手限制的一人独动,也有球友相伴的多人互动。总之,一天不运动,我就一天不舒服、不自在。

比如乒乓,实在没时间上球馆,我就独自一人在家练发球。专心意念发出的每个球,都带着我的魂,旋转弹跳到对方球台,冲击着对手的球拍。一想到吃我发球,偷着乐。或是假想回球的落点和旋转,再左手抛球上台面,右手迎前就是一板。别小看这“前三板”技术的卡拉OK式独练,一小时下来,照样一身大汗。累了,坐下来静观球台桌面白线框成的田字,脑海里竟会闪现出很多稀奇古怪的发球方式和技术打法。眼下得心应手的球拍背面发球的“绝招”,就是我日有所思、夜有所想的梦里